

徵文比賽中篇小說第一名(續上期)

劫後

黎隱

前情摘要：農村青年金旺，到城市裏來找他的愛人阿英，希望她回到鄉村裏去和他結婚。阿英在做了酒家女，迷戀都市裡的繁華，不肯跟他回去。在他回去的路上，他回想到三年

前的夏天，朱家鎮天旱開機荒時的情形，他每天替阿英擔水回家，有時也節省下一點吃的送去。那時為了求雨，要做一次大拜拜，每家都盡量節省各種費用。阿英的爸爸病了，還是捨不得花錢去請醫生，要留着錢做拜拜。

到了鎮上，鑼鼓喧天，鞭炮震耳。金旺在人潮中擠進鎮公所，拿了一隻長鏢，立刻加入隊伍。幾個菩薩的轎子走在前面，浩浩蕩蕩一大隊，在鑼鼓聲中，吆喝着向各村各里出發。

到了半下午，才來到朱家厝，老遠地就看到村民的供品，擺設在地下圍成一個圓圈，朝大路這邊留着一個入口。大隊的人，神，吹吹打打由入口走進廣場中央。抬轎子的，抬着菩薩去挨家受鄉民的跪拜，金旺等一行，就可以得到暫時的休息。

當他進入廣場時，就到處尋找阿英母女所在，現在一休息，他就向阿英走去，幫着阿英斟酒點香，然後用一根先預備好的小竹竿，綁上一大串鞭炮，等菩薩來時，每一樣食品都供過了，就點燃鞭炮。

這時婦女們匍匐在地，口中喃喃祈禱，每個人起來時，臉上都流露着虔誠的哀懇表情；說實在的，全村的生命財產，全村的希望，都寄託在這一次的拜拜。

菩薩的轎子，受完了每一家的拜拜時，就輪到金旺這一般青年男人的表演了，當他們一個個手執鋼鏢，跟着行列跑到場中央時，四週響起了一陣掌聲，鞭炮也加緊地助威。

節目一個個的演完，最後，金旺脫去上衣，現出一身結實的肌肉，由排列成行，一對對交叉着的鋼鏢尖鋒上跳過去。這一個驚險的鏡頭，使每個人都替他捏了一把汗，阿英更驚駭地張着口，心裡在暗暗祈禱；待他安全跳落在行列盡頭的地面上時，喝采聲四起，這是預示着表演者的誠心，菩薩已經眷顧的徵兆。

夕陽血紅的餘暉，照落在這廣場上，把大地渲染成一片紅色。婦女們帶着歡愉的心情，挑着食品回家，在每一樣食品的上頭，都鋪滿了香灰，燭油和塵土；而這些，也就是她們唯一的希望！也就是她們生命的寄託！

使全鄉鄉民，傾家蕩產，節衣縮食，用生命來換取的拜拜，並不如理想的那麼應驗。碧藍晴空，還是不見一片白雲，稻子慢慢的倒下去，枯萎！乾縮！飢餓！恐懼！死亡！籠罩着這個鄉村。

阿英的爸爸，敵不過病魔的糾纏，在一個寂寞的早上，丟下阿英母女，與世長辭了，他留下的遺產，除了一小塊荒地，就是空空的四壁和過多的債務。

快安葬。

他走到阿英的身邊，安慰着她：「阿英！不要哭了，趕快幫着阿母把阿伯應該穿的衣服穿好，我到鄉長那裡馬上就回來。」

「金旺哥！你真是太好了，叫我怎樣謝你？」阿英送金旺到門邊，流着眼淚說。

金旺也忍不住眼睛潤濕，看到阿英玫瑰色的兩頰，已經失去光彩，變得茶黃消瘦，殷紅的嘴唇，也失去血色，心裡更覺難受。

「阿英！不要再說這樣的話，你知道我的心就是了。」

阿英默默地點頭，失血的唇邊，露出一絲安慰的笑意。

在金旺各方張羅求助下，阿英的爸爸算是得到了一口薄薄的棺木，由金旺激集幾個鄰人，點了一對小小的蠟燭，燒了兩斤紙錢；這樣才算替蔡家了結了這件喪事。

飢餓！疾病！死亡！繼續纏繞着這個鄉村。

年輕力壯的男人們，開始向城市，外鄉去找生路，接着是年青的婦女們，也走向了城市去求生。

金旺的家境，雖然比阿英家好一點，但已經不住這長久的災害。除了不能奔波的老母，金旺決定了把妹妹送進城去做下女，然後自己到隣鎮去找一點短工，這樣可以隨時回來照料母親。



連裝殮的棺木，阿英母女也無法籌措。

金旺聽得阿英爸爸去世的消息，立刻趕到阿英家裡，這母女倆正是淚眼相對，一籌莫展！

「蔡阿母！人死不能復生，哭壞了身體也無益，最要緊的還是料理後事。」金旺勸慰着阿英的母親。

「金旺哥！你是知道的，他病時就借了不少債，始終就沒有還過人家，現在家裡連吃的也沒有，怎麼安排後事？早知善薩不下雨，何必化那麼多錢做拜拜？倒不如拿來請醫生，即使醫不好，今天也有副棺木。」

阿英的媽媽，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向金旺哭訴，後悔着做拜拜化了那麼多冤枉錢。

「蔡阿母！後悔也沒有辦法，人已經死了；這是劫數，家家都是一樣。你不要太着急，我去向鄉長想辦法，天氣太熱，阿伯的屍體不能在家久放，無論如何，也要想辦法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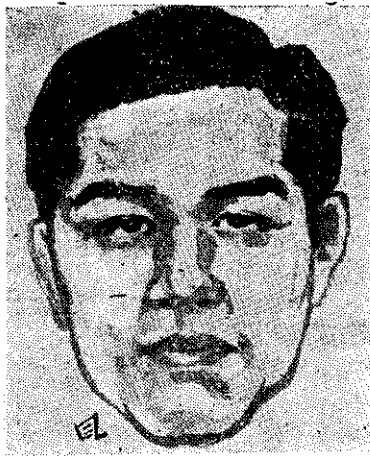
我們增闢「風土與生活」這一欄，現在已經是第八期了，從讀者們的來信中，我們很欣喜的知道，這一欄是很受歡迎的。

任何一個地方，都有許多古老的傳說，特殊的風俗習慣，留給後人憑吊的古跡遺物等等，經過悠久的歲月，塗上了不同的色彩，有的愈為鮮明，有的變為晦暗而逐漸模糊了。本省是經過煩複的歷史變遷的寶島，這許多時代的痕跡，真是俯拾即是，十分豐富。我們闢出一小塊園地，整理出這類資料，給讀者們欣賞撫摸，農友們對於這些本地風土，一定會倍感親切的。

原始樸實的傳說，經過了長久的年代，每一代的民間藝術家，都給它渲染潤色，逐漸發展成爲一篇篇動人的故事，其中有的也許不合科學，但這種優美傳說，又不同於專門愚弄人的迷信，聰敏的讀者們是很容易區別出來的。

現在爲我們撰文的施翠峰先生，喜歡讀小說的讀者，對於這個名字，一定是很熟悉的。他在文學上有很深的修養，文筆美妙動人，不認識他的人，誰也想不到他是光復以後才學習國文的本省作者。

施先生的文筆雖然十分細膩，其實他是一位身材高大的壯漢，除了在一間學校裏教授美術以外，他的大部份時間與精力，都供獻給寫作。他的寫作範圍非常廣泛，創作小說以外，他還寫文藝評論，隨筆，也翻譯外國的著作，經常的在各種報紙雜誌上發表。他的藝術評論，論旨精確新穎，很受藝術界的敬重。他出版的兩本翻譯小說集「哈里，我是純潔的」和「牧場之春」，已經極受文藝界契重，他爲我們撰寫的風土與生活，等累積到相當的份量時，也許又可以印成專集了。



的韻緻。

「阿英！——」金旺輕輕地叫了一聲，就在她的身旁坐下。

阿英淡淡地掃了他一眼，又抬頭望着那半邊月亮。
「我想叫阿秀到城裡去做下女，我們隔壁的阿土燻由城裡帶信來，說是城裡很好找事，如果阿秀要去，先去找她，所以我想叫阿秀去，等她走後，我也到外邊去謀生。」

「怎麼？金旺哥！你也去？你要到外邊去？」阿英驚疑的聲音，掩蓋不住她內心激盪的感情。

「阿英！你說我不走怎麼辦？難道大家等着餓死嗎？我就到李家鎮找一點短工做，聽說那邊的收成很好。在那邊，我可以常常回來看看你。」

「金旺哥！……」阿英哽咽的叫着，就舉起手背去擦眼淚。

「阿英！什麼事又難過了？」金旺拿下她的手，擦去她手背上的淚痕。

「你走了，我更是孤單，什麼事更找不到人幫忙。」

「我也捨不得離開你呀！不過，我們不能這樣等着餓死啊！我們要找生路一點生產，我也沒有什麼人可以幫你的，我有了工資，還可以拿回來幫助你，反正我母親一個人不需要多少。」

「但是；金旺哥！有你在這，我總覺得什麼事有個依靠。自從阿爸死後，我什麼事都是靠你，你走了，我一個人……」阿英伏在膝頭上，傷心的哭起來。

「阿英！我也是沒有辦法，等到天下了雨，或者明年春天，我就回來了，我們又可以天天在一起。」

「金旺哥！」

「你走了我也不想在這，不看見我會更難過的，等你走後，我也到城裡去找阿秀。」

「呢！這也是一個辦法。」金旺握着她的手，沉思半響：「那麼；你和阿秀一道去找阿土燻不更好嗎？我等你們走了我再走。」

「阿秀幾時走呢？」

本來說好的是明天，如果你來不及，過兩天也可以。」

「有什麼來不及？兩件換洗衣服拿着就可以走，明天就明天吧。」

「好的，明年春天我回來後，就到城裡去接你和阿秀回來，你說好不好？」

「當然好！祇怕到了明年春天，你就不會去接我了。」

「怎麼不會去接你？阿英！要是今年不天旱，我早就請人用轎子抬你到我家裡去了。阿英！你願不願意一輩子和我在一起？」

這坦率誠摯的話，使阿英蒼白的兩頰，添上兩朵紅暈；她嬌羞地輕瞥了金旺一眼，低下頭說：「願意……祇是你要到城裡去接我。」

「當然要去接你。」

雖然沒有盟誓，也沒有信物，但這一對青年人的心，從此便緊緊的結合在一起了。
第二天，兩個天真的女孩子，爲了生存，開始踏上陌生的道路，去迎接另一種新鮮的生活。金旺和阿英的母親，送她們到附近的車站。
一路上，阿英的母親，不住的叮囑阿英，要聽主人的話，做事要小心，對人要謙恭，交朋友要留意；唸唸叨叨，好像一輩子也說不完。（未完、下期續）